

2024春节济宁乡村文化旅游节

《文化周末》纸媒+
新媒体视频同步独家推送



过年是孩子们最大的快乐

特邀记者 张颖

每逢过年，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小心思，不仅盼望着大年三十长辈们给的压岁钱，大年初一早早起床穿的新衣服，还盼望着放假可以玩，盼望着和久别的亲人团聚，更盼望着大街小巷摆满自己喜欢吃的玩的项目。

时光的记忆，把时间轴拉回了小时候。记得几十年前过年的娱乐项目大多是套圈，摊位只有人民公园门口、太白楼前有这几个地方，人挤人、人挨人好不热闹。那时候套圈还是一次5块钱，圈圈还是竹子编成的。被丢出去的圈在空中飞舞，轻声落在地上，落在早已看好的玩具上，一阵狂喜。

现在的娱乐项目花样就更多了，几乎每个叫得出名的商场附近都会有套圈的摊位，套圈也成了每一代孩子过年必须玩的项目，也成了过年才有的乐趣。扎堆的套圈摊子，装点得花花绿绿甚是好看，一眼望去心里就美滋滋的。看着五花八门的玩具，让人激动得就想套上一把，因为只有套圈才算“过年啦”。

现在的小朋友赶上好日子了，除了套圈的项目，还有钓小金鱼的，还有射箭的、打气球的，更是把大型游乐设备都搬到了户外，让孩子们尽情地玩。过年，是孩子们的快乐，大人们虽然辛苦忙碌，但也可以借着陪伴孩子的名义，再坐一次旋转木马，再开一次小火车，重温一遍儿时过年的快乐。



心灵广场

青春留下的种子

图文 张希良

春寒料峭的早上，走出庭院，站在不算高大的玉兰树下，活动着腿脚。仰头看见树上挂着几根干枯的丝瓜，一下子引我对夏天的回忆。

这些丝瓜，沉淀着岁月之美，见证着时光流逝。干枯不是生命的终结，而预示着新生。一旦春天到来，它们落到地上，又是一场蓬勃。

夏秋时，这棵丝瓜借着玉兰树攀爬，成为路人眼中的风景。它茁壮的藤蔓，茂盛的叶子，还有每天开出一串串金黄色花朵，让我和路人一样，多少次驻足观望，心中充满了赞美……

也不知道啥缘故，这家的主人会任其生长，不去采摘收获。也许它原本无主，一次偶然在树下生根发芽，拼命地向上。结在低处的丝瓜，多成了路人的意外之喜和餐桌上的美味；只有长在高处的丝瓜，独自开花生长，独自成熟干枯……

小区里的几位环卫工人，把能摘到的干丝瓜摘了，在树下剥皮、抠籽，把瓜络带走了。不用问，它们肯定进了厨房，成了洗刷锅碗瓢盆的好帮手。

只有那些挂在树枝高处的藤蔓和丝瓜，枯干了还紧紧拥抱着玉兰树，成了一幅时光的雕像。它们会迎来春天满树的玉兰花，甚至等下一代从树下慢慢爬上来，和它们相聚在玉兰树梢，一起沐浴着春日的阳光。

一棵干枯的丝瓜，就如同我们的生活，时刻充满了起伏与波折。曾经的青春年华，如同丝瓜的嫩绿，充满了无限的活力与希望。我们在人生里奔跑，如同丝瓜藤蔓奋力的攀爬，一直向上，向上，最终结下累累硕果。

然而，岁月无情。我们的青春也渐渐逝去，生活里沉重的责任与压力让我们变得成熟，我们的脸庞不再光滑，留下岁月的褶皱，身躯也不再挺拔。正如眼前这些丝瓜，纵然枯干了，也包裹着希望的种子。

生命的力量正是一种延续，一种传承。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光鲜，而是内在的坚韧和顽强。

生活充满了波折，却依然有着个体的韵味。经历的那些风雨，那些曾经的路，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种子。

小时候，农村老人们的生活是透明的，彼此之间衣食住行了如指掌。

衣

每个人都是21.5尺布票，天天在一起干活儿，衣裳有几个补丁别人都能记得，三年、二年换一件新衣，全生产队的人都能看到。不光表面，就连谁穿不穿内裤、背心，谁的肚皮破了也都知道。个别人家有“老箱底儿”的陈货，如皮鞋、皮帽、围脖这样的稀有物件，尽管很少拿出来，一个屯的人也能知道。

不仅如此，透过穿着打扮，也能看出那家女主人持家缝补浆洗的本事，也能看出那一家人的精神。

食

低矮的房本就不太挡风，门窗封闭也不严实，谁家熬肉煎鱼顺风天二里地以外的也能闻到香，一猜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。一栋平房住两户人家的对门屋，东屋烙了几块饼，是发面的还是烫面的，西屋做的什么菜，放进多少油，不看就知道。关系好的互通有无，关系不好的视而不见。

不光这些，就连彼此间的亲戚朋友也都不陌生。客人赶上主人不在家，就到对门屋唠叨一会儿，时间长了也就熟悉了，遇上投缘的，也像亲戚那样近乎。

住

清一水的小平房，不同的是间数的多少、建材的优劣，其他别无二样，统统是俗称外屋地的进门厅廊兼厨房，进门就见大灶台、小灶台，还有那大水缸和储柴仓。迈进俗称过门的第二道门框，窗下是一铺从头至尾的大火炕。火炕上铺着浅黄色的芦苇席，上头摆的火盆、纺车、槌石、针头线脑，是随季节的流转而变化的。

那时的家庭人口普遍较多，长辈没有另起炉灶的，十口八口的三代之家不在少数。大家同住一铺大火炕，有条件的在中间立一块木板，条件差点的拉一条布帘，炕头那边躺着老两口，炕梢那边躺着小两口，各带几个孩子。

冬季里，大人也懒得出外小解，尿盆子就放在炕沿的下面，谁有尿谁去撒，那声音也听得真切切切。穿衣服没有站起来穿的，都是坐起来穿上，在被窝里蹬裤子。

行

集体劳动的普遍性，交通工具的局限性，决定了人们的活动范围。哪天生产队少了一个劳动力，生产队长、组长乃至社员们都知道。年末翻一翻劳动手册，就知道少了几天工，甚至记得是干啥去了。

经常远离生产队的是木匠、瓦匠们，队长却掌握他们行踪，因为生产队要靠记录收取匠人的提成款。极少数人家有自行车，到方圆几公里的村屯办事，通常都是步行，每个人的活动范围都在人们的想象之中。

需要乘公交车、火车的地方办事，根据路程远近，必须凭生产队的介绍信，再到大队或公社盖章才行，否则旅店不留宿，火车站不让蹲，流浪街头也会有人管。

从生产队的菱形章，到生产大队、人民公社的圆形章，那些红印章太神圣了，几乎在全国通用。出差办事、外出务工、旅行住宿，都得带着介绍信。它证明了人们的身份和出行事由，没它寸步难行。

真可谓：万家灯火亮晶晶，有掩有遮也透明。举止行为无可隐，规矩矩步有章程。

日 时光

透明的生活

揣思

古中都非遗民俗闹元宵

特邀记者 单鹏 贾维波 孔陶

2月24日，元宵节当天，汶上县庆元宵非遗民俗展演在县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广场精彩上演。来自全县的舞龙、舞狮、秧歌、腰鼓、花棍舞、抬花轿、二人斗、赶毛驴、踩高跷、唢呐、曲艺等特色民俗项目纷纷亮相活动现场。

整个活动分巡演区巡演和主表演区表演两大部分，活动现场人山人海，掌声和叫好声此起彼伏。活力十足的舞龙、技艺超群的舞狮、热情洋溢的秧歌和腰鼓、动感十足的花棍舞、妙趣横生的赶毛驴和二人斗、悦耳的曲艺、提神醒目的唢呐、霸气十足的武术……让人流连忘返，回味无穷。



近年来，汶上县实施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效能提升、文化惠民、文艺精品打造、文化资源挖掘“四大工程”，组织策划开展了“儒韵中都”文化旅游节、端午消夏文化惠民文艺演出、第一届“儒韵中都·欢乐消夏”文化艺术节、青年歌手大赛、青年音乐节、桃花节、樱桃节、上巳节、七夕文化节、西瓜节、“庆丰收·促和美”中国农民丰收节、“舌尖上的中国”乡村美食嘉年华、首届农民书法大赛、百姓文化节、庆元宵非遗民俗展演等系列特色活动，承办了山东省戏剧红梅大赛、山东省少儿曲艺展演、济宁市少儿曲艺展演等系列省市高层次文艺活动。



蓼河花灯俏新城

特邀记者 赵廷灿

济宁高新区蓼河新城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新城，至今不过十几年。这片主导创新发展的热土，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神韵，每年春节都是张灯结彩，精心装扮。

咱们自古就有过年挂红灯的习俗，过元宵节还要闹花灯，这已是浓浓的年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崇文大道、海川路、蓼河路等主干道，灯火辉煌，车水马龙，一路一样式，风采各异，主打的都是红彤彤的中国红，象征着团圆美满、平安吉祥、红红火火。

走在人行道上，满眼都是五光十色，流光溢彩。那火树银花、繁星闪烁，都不禁让人驻足观赏。更引人注目的，是爱琴海广场的音乐喷泉灯光秀。伴随着欢歌劲曲，高高低低的水柱翩翩起舞，闪闪烁烁的灯光五颜六色，真是绚丽多姿、美轮美奂，更有超大全景大屏幕呼应，犹如置身如梦似幻的不夜天。

吟龙湖里今年无灯，略感清幽静默。走到湖西岸边却又惊喜地发现，此时无灯胜有灯。正因为湖里没有灯，那些被彩灯勾勒，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、栈道大桥，才会完整清晰地映入镜面的湖心，物与影浑然一体，灿灿星河更是旖旎瑰丽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“出门俱是看花人”。流光溢彩庆春归，蓼河花灯俏新城。



汶上农村的初一大拜年

特邀记者 刘吉振

拜年，是我国春节传统民俗之一，据说起源于周朝。汶上农村集体拜年，是父老乡亲之间，相互问候、祝福和敬老的一场轰轰烈烈之旅。在孔子宰中都的汶上县，这项礼仪炉火纯青，流传至今。

大年初一集体拜年，是烟火气十足的各村狂欢活动。乡村团拜，男女同时进行。男队领头的，是本姓本枝年长者，领着弟兄和叔伯兄弟，甚至堂兄弟及后裔。另一队，由男队领头人的

媳妇带队，姑娘们和未出阁的小姑子等人组成。分别聚齐后，按去年的拜年路线次第进行。先挨家挨户拜外姓长辈，后拜本姓的人。

老人们早早开大门，备好茶水、香烟、花生、瓜子等，招待来拜年的大伙。男爷们抽烟，妇女们吃瓜子、花生或糖果。一波波的拜年队伍，多则几十人，少则二三人，双向奔赴而来，凝结成接地气、有内涵、有温度的千年民俗文化。直到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这场心灵之旅才接近尾声。

现在，又兴起电话、短信、网络等新形式，但传统的上门拜年热闹、祥和、真诚，是相聚的绝佳时机。此外，人们还借拜年的机会，来缓和两姓或两枝间曾经的矛盾与误会。大家拉着过年的呱，说着各自的近况，心照不宣地哈哈一笑混恩仇。



■ 组稿记者 刘帝恩 视频编辑 张辉